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迦陵配

鍾離笠乾寺，古刹也。老衲臨風，時為遊客說迦陵生故事。其先住持懋公，精梵律，尤喜擢人才。壽春孫主政，曾贈公有「說法鬼神環塵尾，憐才英俊集龍頭」一聯。法弟某髡，則唯唱佛曲，喜逢迎，品行遠不逮懋矣。公偶扶杖水次，見中流浮一木板來，上臥小兒，白如瓠，啼呱呱。有比丘尼來此湔裙，以竹枝取抱入懷，意將作螟蛉。公合掌曰：「善哉善哉！然尺許襁褓物，非優婆塞所宜，曷佈施老僧？」尼便略審視，付公曰：「此兒好骨氣，讀書可成名宿，入道可作飛仙，唯皈依佛則終一不了漢也。公善撫之！」言已，尼突不見。公攜歸，庸乳媪哺養，名曰小拾得，是則迦陵生之第一名也。

稍長，即能辯之無，有宿慧。公以為辯才後身，預為他日衣鉢計。年五歲，即為削髮，授比丘戒，且筵師教之讀，旋通六經，考內典，泛覽諸家，莫不了了。生年十三，懋公病，將證涅，彌留時，以生托某髡曰：「是即我之藐孤也，祈阿叔愛憐之。」某髡諾，公目遂瞑。生踴號慟，如喪所生。

某髡漸忘兄托，日肆摧殘，頗有逐姪意，而未忍出諸口。生憨癡，不喜習梵唄，日以書畫自娛。某益厭惡。一日，重新殿壁，始加巧瑩，皎潔如銀。某擬倩俗工畫。生技癢，潛磨墨汁鬥許，乘某出，登台握管，風颯颯，揮灑成荷花，環四壁。躍而大笑，曰：「此功德池中，清靜菩薩身也！」某歸，見其尚不俗，詈亦旋已。

適有李太守，新任順昌，挈眷自江南來，賃寺之西廂，勾當公事。閒步殿上，觀西天像，突見墨荷，驚為八大再來人。問誰之大手筆，髡某以生對。問法臘，以實告，且述其萍泛拾得因緣。太守急命呼至，則翩翩玉立，英致灑然，頂足童童，氣則藹藹。問「菡萏是汝手筆乎？」揖而對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能對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即出首聯，曰：「壁上荷花和尚畫。」生應聲對曰：「月中桂子貴人攀。」守大驚服，因謂髡某曰：「汝勿須此子，曷以多金易於我？」某諾。即攜生至順昌，潛為蓄髮，因抱鄧牧戚，即蓄為兒，從李姓，名琛，字美玉，此則迦陵生之第二名也。

守妻本鬻妾僭正位者，頗惡生，年餘有妊，恐生他日礙真兒，益諷婢子小鵲潛生短，守笑置之，惟延師授生舉子業，勸最殷而功亦大進。妻聞之，益憤，時於閨內施惡聲，漸自操仗撻假子，逐之者屢矣。守度其終不相能，呼生於無人處，泣曰：「汝從來處來，仍從去處去，有千金相贈，了我父子緣。此去仍為僧，抑為儒，均自便，非阿翁所能計及也。好自為之，前途鄭重！」生泣不敢受。堅與之，始稽首再拜，嗒焉出門，罔知去就。

途遇鄉人某，同舟楫，瞰其多金，誘習貿易，輾轉耗盡，僅餘守囊錢，茫茫然，計唯仍返鍾離。至則師叔物故，接住者為他族，遂亦賃西廂，安行李，布筆硯，仍事吟唔，不敢懈。時掩卷痛哭，曰：「逐我者，非太守也。遇我厚，望我深，世有如太守大德者乎？」

本寺本孫主政家廟，主政致仕家居，斗山望重，偶自壽春來，見生玉貌，且閱課程，驚為遠大才。詢其姓氏鄉貫，初不敢對，詢再三，始和淚述由來。且慟曰：「身世不偶，勿釋勿儒，獨來獨去，尚未違定自家姓氏，何以生為？」主政籌思良久，莊色而言曰：「子自不知耳。僕遠族某，向居湖田，亦窮儒，暮年納妾，生子甫周月，某逝，妾遠醮，恐其子為累，即置子於木板上，聽其浮沉，是即汝也。論支派，汝尚我之猶子。」生信為真，遽再拜，呼為叔，侍膝下，作燕子依人狀。主政遂為之易姓曰孫，名曰，字曰風萍，是則迦陵生之第三名也。

明日，衣冠詣謝。主政約略告以某某伯叔，某某兄弟行。益獎勵，許為閱削詩文，俾應試。惟詳詢父母墓道，則漫應之，蓋詭托以安其心，實無處供指南也。生年十有七，瞬又郡試，主政為生詣廣文廩膳處乞印結。問伊誰，即大言曰：「誰不識孫為某之族姪耶？」眾遂信。匆匆補縣試後，暗囑曰：「臨場第草草，萬勿過經營，恐致攻訐，反債事。」生敬領諾。

比屬試題下，生小心就範，竟無一字。不得已，直抒所見，拼決裂。太守黃公，操衡文冰鑒，自詡老眼。見生文擊節，拔置冠軍。榜揭，則童子沸騰，疑從天外飛來者。翌日初復，太守坐堂皇，隸呼生名，無應者，再三呼，仍不應。太守勃然，目廣文曰：「二千石非目無瞳子者，冠軍人竟不至，究竟因何？是必有槍冒等弊，恐虛堂鏡，不能遁形，故逸耳。然則非廣文過歟？」廣文推諉，廩膳以主政對。問主政，則頃正出遊他郡矣。太守怒益劇，咸屈膝曰：「請太尊且試孫以下者，准於日內獲若獻公庭。」守諾。

廣文即挈門級多人，肩輿往偵諸寺，則書篋宛然，其人烏有。壁上墨瀟淋漓，留一詩曰：一波才落一波生，旅館頻驚夢不成。白眼看他人世險，黃金散盡我身輕。澆愁慣借杯中物，惹禍翻嫌榜上名。屈指歸期應不遠，八公山下有疑兵。

郡之西鄙，距十里，本有八公山，為淮南古蹟。讀其尾句，疑潛彼處，往視，果跌坐石洞中，癡如木雞。扶之返，問之默然。

薄暮，棘門洞啟，喚生入，太守已嚴具五刑以俟。及見生，溫婉循循，知非儂薄子。略審詰，即伏地哀叩，歷述生平。問何故潛逃，曰：「童子謹遵主政公諭，實不知無籍遭攻訐者是何等罪，故逸耳。」太守恍然，甚憐惜。既而飛寸楮下，曰：「非面試不足信。」生即就寸燭下，立成佳制，如宿構。再試他題，益工。守且閱且賞曰：「惜子他去，否則又冠軍矣！國家取真才，何曾蓋以資格限。當來應二復，容擢汝。」試事畢，欲取置第一人，格於例，遂列第二。

主政歸，攜謁太守，又為守詳述其曾作沙彌事。太守笑曰：「第能院試獲雋，我當玉成一佳話。」請畢其說，曰：「僕蒞任時，道出毗陵，內子詣惠泉尼庵酬香願，愛一雛尼，貌豔而慧，且精律呂，解吟詠，亦老尼所遺，茫無來歷者。觀主因尚守雌，居奇貨，內子不吝，購之歸，名曰巧巧。頃已及笄，意欲配賢阮為婦，不幾如佛經之迦陵共命鳥耶？」主政拜謝曰：「且看渠院試若何，倘如期望，求應金諾也。」

院試揭曉日，太守傍徨中庭，蹙蹙不已。夫人攜尼婢出，驀見，驚詢之，應曰：「孫家小沙彌也。」夫人軒渠。婢不知前日事，亦掩口笑葫蘆。突捷音至，守急問訊曰：「其孫家小沙彌耶？」左右對曰：「然。且冠全軍。」守為之舞蹈大樂。明日，生雀頂青衿來謝。叩中庭。守喜曰：「汝來耶？」立命更章服，妝巧巧出，與交拜，成嘉禮。生辭曰：「身無立錐，家無四壁，安對芙蓉？」曰：「為汝籌之久矣。」呼鼓樂彩輿二，送小夫婦歸第，至則畫室綵紵，几榻明潔，青廬中所需者，罔不措備，皆太守功德也。

越兩日，哭告於懋公塔，泣謝於主政公門，函謝順昌守，歸寫懋公李守黃守夫婦像，虔祀之如神。主政旋捐館，生為之服心喪。黃太守遷豫之廉訪使，走送三百里。迂順昌，省假父，得厚贈歸。歸則閉雙扉，對麗偶；生每作書畫，署款必曰「風萍」，或曰「昔美玉」，或又曰「當年拾得子」，老不忘也。且深知孫亦非己真姓也。女笑曰：「郎名忒瑣瑣，黃公曾以我兩人比佛家迦陵鳥，郎盍名曰迦陵生，妾即名曰迦陵女？」生大喜，如其說。閨中時以圍棋猜謎賭酒角韻為樂。生問習制藝，女即阻撓，曰：「俗極矣。」曰：「我亦知其俗，然讀書人非借文章吐氣，何以報知己？」曰：「是誠如繭之自縛，蛾之自投，幸俗障不深，急需解脫。妾非誇詡，郎以妾為婦，即勝於封萬里侯也。」女本工琴，因授以彈琴譜，使朝夕領會。一曰春水艤棹曲，覺清風泠泠，挾襟袖作凌波舞也。二曰清夜聞鐘曲，覺梵王宮殿，如在枕畔也。三曰窮途自傷曲，覺風塵骯髒，落魄人歧路徘徊也。四曰水窮雲起曲，覺別有天地，打槳桃花深處也。五曰彩鳳雙飛曲，覺雲路迢迢，將攜手而上霄漢也。六曰仙心無恙曲，覺海濤洞，驀證三生也。更請其餘，曰：「只此六章，可示世上人耳。」生學之年餘，竟能與女對鼓。綠窗靜，雛婢焚香，逸韻若■，真不知為人間天上。

一夕，君弦斷，女大驚曰：「殆矣！昔黃公以我兩人為共命鳥，今作比翼禽飛去可乎？妾嫁尚未一歸寧，郎送妾去，借通紅羊劫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卿前對黃夫人云無來歷，今何又有家？」曰：「嘻！世豈有無來歷者，特一履塵，即忘卻真面目耳！」生不深

信，意頗猶夷。女以丹藥一粒，使吞服。生忽啞然笑曰：「噫！卿真欲歸耶？某亦隨之逝矣。」僕婢問娘子家在何處，曰：「遠甚，不願從行者請遣之。」翌即束妝攜兩婢，各跨一衛，冉冉向東去。近有鍾離人自海上採藥回者，雲海上有杪欏島，產藥最夥，石逕崎嶇，頗不良於行。一日甫艤舟，忽見迦陵兩婢子，蓬頭赤足，走島上如飛，追之莫能及。

懊儂氏曰：迦陵生之遭遇，不為不苦；迦陵生之來去，不為不奇。獨是浩劫將至，迦陵女能預知之，而預避之。卿其仙耶？吾嘗謂佛子斷人欲，真苦惱眾生。若舉世盡趨其教，恐佛種斷矣。今觀迦陵仙偶，益信曲躬之樹不誣，吞針之戲不怨。